



请相信，每一条伤痕都是力量，每一个春天都会到来。

小人物林军，武汉市中心医院小卖部老板，到底没能等到一张病床。大疫带他而去。

“90后”，上海驰援武汉医疗队中的女孩，在即将出征的早晨，排起长队剪去青丝；男生，剃成了“卤蛋头”。几百只医护行李箱，塞满了成人尿布。

张定宇，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，隐瞒身患渐冻症的病情，顾不上照料被感染的妻子，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。他没有时间停下来，与自己的生命竞速，与疫魔竞速。

妈妈们，武汉市江夏区中医院7名正值哺乳期的护士，集体忍痛断奶，投身抗疫。大家，重于小家。

画作、书籍、影视、舞台剧……若干年后，这些在命运裂缝中被磨折的人们，无论以何种形式被呈现，相信都将是一个个深沉的作品。

历史的车轮下，碾过的每一道辙痕，从来不是总是光鲜齐整。但在每一次挣扎，每一次惨绝之中，终逆发良善，终惩恶除恶，这便是生命的脆弱，人类的伟大。

这个时候，说什么苦难即财富，那是扯淡。只有对苦难进行思考，才有可能获得更好未来，更多财富。思考者，该有很多，方方面面，上上下下。而来自文学艺术的思考，从不会缺席。这不上海文艺界已经行动起来，“艺起前行”抖音主题活动上线一天，播放量超过4500万次。

文艺，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。不管什么浪漫主义，存在主义，还是魔幻主义，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洞悉、解剖、咀嚼，继而提炼、创造、警示。文艺的担当，不仅

对苦难的思考 文艺从不缺席

◆ 华心怡

仅是安然顺意时平添的“甜蜜蜜”，文艺的铁肩，还在于危难困顿时陡增的责任感，去引导、去疏缓、去温暖、去传递。

天花、霍乱、伤寒、鼠疫、血吸虫、脑膜炎、肺结核，人类历劫无数，悲壮却乐观。文艺为史，古有《十日谈》。薄伽丘笔下，瘟疫肆虐下的佛罗伦萨，美丽繁华变得面目全非，尸骨满野。虽然疫情如黑云一样密布，人们相互回避，亲友断绝往来，但一触即发的死亡，却没能阻止薄伽丘笔下的年轻人去探讨生命的意义，他们吟诗，他们谈情，他们每日讲述的故事中，传递着一种生命理念：越接近死亡，越该珍惜人生。写灾难，不言悲伤，“向死而生”，是一种精神。文艺为鉴，今有《血疫》。理查德·普雷斯顿这部描写埃博拉病毒缘起的作品，穿插了许多毫不枯燥的学术内容，深刻剖析病毒的机理、传播、社会心理，和盘托出埃博拉病毒的真相，追本溯源中，看到了人类探索的方向、力量和光明。《血疫》被翻拍成剧后，也引起极大关注。

加缪写就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《鼠疫》；居勒·埃里·德洛内筹备了12年之久的名画《被瘟疫侵袭的罗马城》；毕淑敏取材非典前线见闻的《花冠病毒》……灾难，突如其来，我们曾经彷徨无措。

但最后的最后，待雨后初霁，我们心中所感，除却生命无常，一定会有爱与希望。大疫之中，挺立的，仍是人之大义。



扫一扫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

◆

再看《传染病》感悟有多少

◆ 任明

卫组织分别派工作人员到各地展开工作。凯特·温斯莱特扮演的防疫人员抵达明尼阿波利斯之后，短短几天内感染死去，尸体与其他致死者一起被匆匆埋葬。玛丽亚·歌迪昂扮演的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调查疫情，遭当地一位工作人员扣压，以确保疫苗研发出来后当地儿童能及时获得。两位美女明星的表演很有说服力，但疫情如此严重，她们为何不戴口罩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也许是导演不愿意牺牲明星的颜值，但这一细节无疑会让观众出戏并损害影

片的真实感与感染力。

整部影片有一种快速推进的节奏：灾难到来之际人性的光辉与恶劣，部分媒体的保守与麻痹，网络传播的缺少职业操守，医务人员的科学、献身与荣誉，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破坏及随之而来的灾难……影片对裘德·洛扮演的自媒体记者持否定态度，揭示其信口开河、传播信息谋取私利。影片告诉我们打败疫情最终要靠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共同努力，而取得这种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需要政府、机构与个人长期

的关注与投入；封城、闭门不出是政府与个人在应对疫情时不得不采取的手段，这一过程是否能平稳进行，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很多问题。

格温妮丝·帕特洛扮演的女高管作为第一位感染者，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与幸福的家庭，却在出差时借转机之际与前男友幽会。我在想导演安排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首位感染者是否有其隐喻。女高管优雅美丽可亲，享受着生活所能给予她

的一切；在香港享用美味后，她想要与厨师合影，两人握手之际从厨师手上感染了病毒。而病毒的起因是：女高管所代表的美国公司砍伐了当地蝙蝠的栖息地，蝙蝠飞到人类居住区，粪便落在养猪场使猪受到感染，通过生猪肉传到厨师手上。我们可以说女主管无辜、厨师应更注意手部卫生，然而万物链条皆如此。偶然是潜藏的危机的触发物，不追根溯源，危机就会永远存在。

将英文片名“Contagion”翻译成“传染病”（有“蔓延”、“扩散”之意），损失了该片一部分重要隐喻与寓意。

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

对不起

你的荣耀我没法分享

奥斯卡面临原创力下降的问题

◆ 金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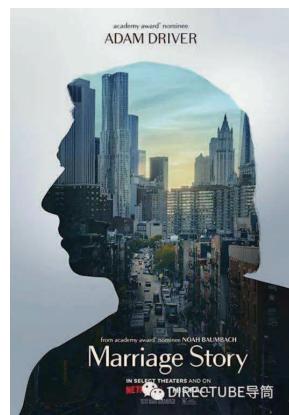
为什么要关注奥斯卡？用马丁·塞科西斯的话，真正的电影是关于启示的，包含美学、情感和精神上的。遗憾的是，这届奥斯卡没有给这位殿堂级导演哪怕一个奖。在我看来，好莱坞宁可把大奖颁给一部打着字幕的外国片，与其说是一次颠覆，勿宁说是一种分裂。

对《寄生虫》的逆袭，不可过度解读。作为好莱坞的好学徒，韩国电影对这份迟到的“情书”，自当荣耀。奉俊昊收割的是半岛电影人数10年的播种。然而，对于好莱坞而言，不啻是失落。近10年来，美国电影的原创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呈现下降态势，未来面临三大挑战——新兴传播渠道崛起对传统电影制片格局的冲击；技术主义对内容创作理念的消蚀；日益垄断的电影资本对独立制片的影响。

今年的奥斯卡，虽被认为是“大年”。但我们看到了诡异的“错位”。流媒体平台和传统电影制作公司的“植物大战僵尸”仍在上演续篇，只是角色在互换。奈飞(Netflix)公司凭借《爱尔兰人》《婚姻故事》《教宗的继承》《美国制造》等作品，总共获得24项奥斯卡提名，超过迪士尼的23项和索尼的20项，名列电影公司提名首位。的确，这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，标志着奈飞作为流量媒体公司，无论是内容质量，还是制作品质，已可以和传统公司相抗衡。如果说，去年的一部《罗马》让观众领教了奈飞的制作实力，那么，今年的奈飞更像是一个创作观念上的逆行者，他们推出《爱尔兰人》和《婚姻故事》这些针对中年和中产白领的电影，让人无不缅怀《教父》和《克莱默夫妇》，体现了回归传统和重视原创的复古风。

同样错位的还有技术和内容。奥斯卡的最佳视觉效果奖，从来不是什么重要奖项，但却是一个风向标。2017年詹姆斯·卡麦隆的《阿凡达》开创了全3D电影类型后，好莱坞便开始热衷于各种CG技术的试验。2019年，电脑合成的非人类角色开始成为银幕主角，《战斗天使》里的阿丽塔，《狮子王》里的真人版辛

巴，李安的《双子杀手》亦深受这种风潮的影响，技术主义盛行的好莱坞，对电影创作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，观众从这些电影中收获的只是技术层面的“新、奇、特”，不是真正的感动。大量的电影创作人员把精力和资本投入技术研发中，付出的代价就是文本价值往往被忽略了。以今年获奖的《1917》为例，这部电影的艺术价值在于对战争类型片叙事



方式的探索，它融合了公路片的样式和战争片的语汇，如同前几年的《鸟人》一样，“一镜到底”的拍摄方式，“幽灵视角”的画面剪辑，不仅真实还原战争的血腥场面，更大的目的在于探索内心，塑造角色。奥斯卡，说到底是讲基本逻辑的，任何电影技术的革新都需要有优质内容作为支持，离开后者，创新就成了没有灵魂的奇幻漂流。

从去年的阿方索·卡隆到今年的奉俊昊，奥斯卡异域风情愈发浓郁，固然有其包容开放的一

面，但也暴露出好莱坞独立制片空间日益萎缩的问题。以“雇员”身份活跃洛杉矶的墨西哥影人，以“学生”姿态逆袭好莱坞的韩国导演，都无法改变好莱坞“超英独大”的事实。我们看到，2019年的北美电影榜单中，北美电影市场十强全是续集、衍生电影或者经典IP重拍，百分百的原创作品一部都没有。原创没落和独立制片衰败唇齿相依。首先从文学性不再提供温床，美国电影杂志《综艺》披露：通常，好莱坞电影百分之五十都是改编作品，大部分从以往的作品中获得灵感。而现在，漫画和电子游戏成了新生代大片构思的势力代表。本届奥斯卡摘取最佳男主角的《小丑》就是一部漫改作品。原创没落，还和高度垄断的生产格局有关。2020年，随着迪士尼收购21世纪福克斯，标志好莱坞电影回归大制片商的制作模式。我们看到，在迪士尼公布的未来5年的动画及真人电影计划中，大部分是系列电影以及经典动画片重新推出真人版，好莱坞5大生产商之间的竞争已经演变为IP数量的对决，拥有最多IP的优势在于拥有最多且随时可以拿来炒冷饭的食材。作为曾经一个最富创造活力的电影公司，迪士尼并购战略的大行其道，表明“拿来主义”已成为好莱坞商业电影的主流思想。

大部分中国人对奥斯卡的记忆，搁浅在上世纪90年代。好莱坞有史以来的百部经典电影排行榜上，那个黄金年代共有23部电影入列，5部进入前20名，而本世纪前10年只有12部电影入列，没有1部进入前20。这也许就是马丁·西科塞斯们所纠结的“好莱坞往事”，充满着灵与肉的分离，贯穿痛苦和荣耀：既期望通过互联网获得大量资本投入和流量支持，却又恐惧于上亿观众的流媒体平台对于传统利益格局的抛弃。无法改变的是趋势，互联网上传播的作品不断地被替代、创新和超越，过去的一切速朽，所有内容的生产、传播和消费环节都面临空前的过剩，原创力将是更为稀缺的元素。